

于正
作品

宫

锁沉香

THE
PALACE

于正《宫》系列

电视剧《宫锁心玉》

由杨幂、冯绍峰、何晟铭等明星演绎，掀起了芒果台的收视狂潮；

电视剧《宫锁珠帘》

宫斗剧情持续升温，杜淳、何晟铭、袁姗姗等明星加入，再一次掀起收视热潮；

电影《宫锁沉香》

由周冬雨/陈晓/朱梓骁/赵丽颖等明星 **强势加盟**
2013年最值得期待的荧屏大戏！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013063770

1247.57
2771

高

锁沉香

THE
PALACE

正
品
作
于



北航 C1671661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I-147-57

2771

0130837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宫锁沉香 / 于正著. — 北京 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13.9
ISBN 978-7-5112-5093-3

I. ①宫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68100号

宫锁沉香

著 者: 于 正

责任编辑: 庄 宁
封面设计: 付 莉
责任印制: 曹 诤

策 划: 博采雅集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22197(咨询), 67078870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c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精乐翔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精乐翔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23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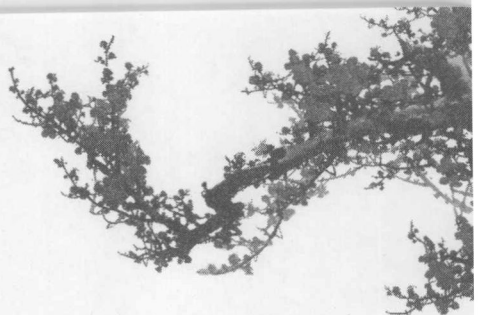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3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5093-3

定 价: 28.00元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楔 子 // 1
- 第 一 章 初见，惊鸿一瞥 // 3
- 第 二 章 相伴，姐妹情深 // 21
- 第 三 章 重逢，命中注定 // 35
- 第 四 章 错过，鸠占鹊巢 // 53
- 第 五 章 转眼，两种人生 // 63
- 第 六 章 心碎，姐妹成仇 // 93
- 第 七 章 相处，步步惊心 // 109
- 第 八 章 难舍，雪夜抉择 // 127
- 第 九 章 做戏，两面通吃 // 141
- 第 十 章 大婚，世事无常 // 161
- 第 十 一 章 相拥，宗人府里 // 183
- 第 十 二 章 遽变，爱已成殇 // 197
- 第 十 三 章 悔恨，真相大白 // 211
- 第 十 四 章 厮守，生死相依 // 225
- 尾 声 // 233

楔子

清，康熙年间。京城，兆佳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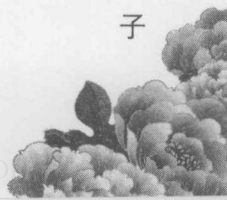
小小的四合院中，枫树如火，与天边绚烂的朝霞相连，红得妖异。一只斑斓的蝴蝶扑簌着柔软的翅膀，穿过绚烂的霞光和枫叶，悄无声息地落在窗边的雀笼上。

娇小清秀的沉香木然地坐在梳妆台前，微黄的铜镜中倒映着她青涩、稚嫩的面容。看着镜中忽然出现的蝴蝶，她平静的眸光终于漾起一丝涟漪。呼吸下意识地放得了清浅一些，不愿惊扰了它。

母亲慧心站在沉香身后，精致的妆容掩盖不住面上的憔悴。手中的梳子下意识地一次又一次滑过沉香及腰的长发，似是说给她听，又仿佛喃喃自语：“你出生的时候，有个瞎了一只眼睛的算命先生说你是有福之人。如今进了宫就像飞上枝头做凤凰，若是被皇上或阿哥们看上了，那可是光宗耀祖，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”

沉香看着镜中那娇小的自己，犹豫了许久，忍不住喃喃自语道：“要是……没被皇上和阿哥们看上怎么办？”

“这……”慧心语塞，梳头的动作蓦地停住。她低头从怀中取出一对翡翠玉珠耳坠为沉香戴上，眼圈已经泛红：“从今以后，就让它替额娘陪着你吧。记住，凡事要忍，无论多难你也要忍着。额娘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盼着你能平平安安……”



宫锁沉香

“额娘……”看着慧心担忧伤心的面容，沉香眼中的雾气终于化作泪水滑落脸颊。小小的室内一时无声，浓浓的哀伤弥漫开来。

风起，几片枫叶被带离了树梢。蝴蝶振翅而起，与枫叶追逐嬉戏着远去。笼中圈着的雀鸟恨恨地振动翅膀，不甘地看着它们消失在天际。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千寻

第一章 初见，惊鸿一瞥

清晨的京城，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。商贩们卖力地吆喝着，粗糙的脸上满是对生活的憧憬。

沉香静静坐在车里，交握的双手满是汗水，听到外面喧哗的声音，终于忍不住悄悄掀起帘子的一角向外看去。一群男孩子哄笑而过，奔向远处的糖人铺子。不远处，一个和沉香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正和猴子一起表演着杂技。杂技炫目，沉香觉得挺有趣，帘子稍稍多撩开了一点儿。突然，猴子冲向她龇牙大叫欲奔过来，吓得沉香赶紧放下帘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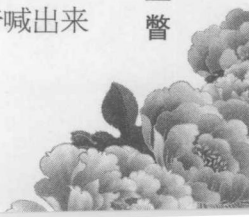
旁边跟着的嬷嬷这时重重一咳，沉香瑟缩了一下，赶紧规规矩矩端正坐好。

走了约摸一炷香的时间，车外的喧哗声渐渐远去。蹄声得得，从急促变得缓慢，最后完全停下。车帘被人从外挑起，明媚的阳光透进昏暗的车厢，刺痛了沉香的眼睛。

沉香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慌乱的心，伸手扶着嬷嬷肥厚的手掌，踩着矮凳小心翼翼地走下马车，与其他一起入宫的女孩子依次排好。

书礼太监在一边记录，一个小太监站在旁边唤名：“副都统费扬古之女，富察秀宁，满洲镶红旗；大将军书杰之女，叶赫那拉锦春，满洲正蓝旗；尚书马尔汉之女，兆佳沉香，满洲正白旗……”

虽然有了心理准备，可是听到自己的名字被这个尖细的嗓音喊出来



的时候，沉香还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。抬头望向深深的宫门，她忽然想起了那只圈在笼中的雀鸟……

晨曦中的紫禁城，进宫的队伍像蚂蚁一样安静地行进。经过一系列严苛繁琐的检查之后，沉香被剪了头换了官装，与其他新进的小宫女一起，垂着头跟在一个老太监身后，穿过神武门，拐上了宫中廊道。

“宫里不比外头，做得好了，主子抬举自然是平步青云；做得不好，人头落地也是常有的事……”

老太监走在前边，絮絮地絮叨着。说了半天觉得没有意思，突然回头在沉香耳朵上狠狠弹了一下。

“疼吗？”

“疼。”沉香垂着头，低声回答。

“疼为什么不喊？”

“额娘在进宫前说了，要百忍成金，所以，我忍着。”沉香眼中含泪，依旧是低低地回答道。

“呵，有点意思。你啊，倒是个聪明的……”

老太监话未说完，便被远处传来的鸣鞭声打断，往来忙碌的宫女太监停下了手中的活计，低头靠墙而立。沉香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已经被他推搡到了一边。“肃静，回避，靠墙站。”

脚步声从远及近，很快便路过了身后。沉香偷偷地斜眼看去，只见几个太监抬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子匆匆往前走去。直到他们离得远了，众人这才转过身，重新忙碌起来。

看出沉香好奇的眼神，老太监路过她身边的时候冷哼了一声：“这是登天梯，迈过去了就是人上人了，羡慕吧，不过瞧你这性子，难了——”

沉香垂着头，只当是没有听到。老太监继续前行，沉香和宫女们跟上去。

无论是登天梯还是人上人，她都没有想过，她只盼着平平安安在这里生活下去，直到二十五岁出官的那一天。

“啊——”

前面一栋楼里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叫声，宫女们纷纷侧目向前看去。

“看什么看，继续走，不许回头。这宫里的规矩就是明哲保身，闲事少管。凡事多带着眼睛和耳朵，少带着嘴，不然就是十八层地狱也不够你们趟的。”老太监尖声说道。对这突然响起的惨叫声，老太监显然见惯不怪。

大楼里厅门处，停着一辆盖着凉席的板车，一双女人的脚露在外面。

宫女们吓得赶紧低头而行。走在沉香身边的小宫女颤抖着，突然脚下一滑从台阶上跌了下去。沉香急忙伸手去扶，却被她一并拉倒摔在了地上。耳畔忽然一轻，只见一颗翠绿的珠子蹦跳着滚下了台阶。

“哎，我额娘给我的珠子——”沉香站起追着珠子飞快地往前跑去。

“哎呀，别跑，别跑，宫里不许乱走——”尖利着嗓子正训斥着这些不懂规矩的小宫女们，忽然看到沉香离开队伍飞快地跑远，老太监当下急得声音都变了调，撇下众人跟住追了过去。

耳环从台阶上一路弹跳滚下，弹进一个门洞，沉香在后面焦急地追赶着。走到一处门口，沉香终于看见自己的耳珠安静地躺在门口一处积水里。

她蹲下拿起耳环。

“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”沉香自言自语地责备一声，取出手帕将它擦拭干净，站起身打量着四周，顿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
这是……哪里？

眼前是一座寂寞荒凉的院子，杂草丛生的甬道，枯枝遮天蔽日，将阳光切割成凌乱的碎片，间或有一两声乌鸦沙哑的鸣叫从阴暗的角落传来。前面一栋陈旧的宫殿，有点破烂，像是年久失修一样，与方才见到



的那些巍峨大殿不同，这里更像是一个……囚牢！

沉香心跳骤然变得慌乱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联想到这两个字。咽了口唾沫想要转身离开，可是那宫殿之中却仿佛带有某种魔力，牢牢地抓住她的心，让她不由自主地又想要趋前去看一眼。

脚步脱离了理智的掌控，沉香一步步走到院里大楼门前，趴在门上的缝隙向内张望。一片昏暗的大殿中，似乎吊着什么东西。

突然，门缝中出现了一双漆黑的眼睛。沉香紧张地愣在那里，两双眼睛对峙着。

“王八羔子，让我一顿好找！”她正要张嘴大叫，老太监忽然出现在旁边，一个巴掌已经重重甩在她脸上。沉香没有防备，小小的身子栽倒在地，滚进了旁边的水洼中，另一只耳环悄然掉落在地上。

老太监手忙脚乱地拉着沉香往外走，嘴里还兀自嘀咕着：“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这里能随便进来吗？”

“吵死了。”

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殿门后响起，语调平缓，不带半点感情。随着这个声音传出，紧闭的殿门蓦地洞开。屋顶上栖息的乌鸦轰然而起，遮天蔽日。

老太监吓得一个哆嗦，本该再次落在沉香脸上的巴掌立刻转了方向，狠狠抽在自己脸上，接着仓皇跪下：“奴才该死，奴才并非有意惊扰十三阿哥，都是因为这个小宫女，所以才……”

浸湿的衣服贴在身上，冰凉刺骨。可是沉香此时已经感觉不到寒冷，只是那样怔怔地站在原地，望着那个从殿内缓缓走出的玄衣少年。

风乍起，卷动院中荒草残叶，打着旋儿转到了少年的脚下，略一停顿，立刻惊惶地远远逃开。枯枝摇动，一缕晨光透过缝隙洒落，柔柔地笼罩了他挺拔的身影。剑眉星目，鼻若悬胆，虽然略带青涩，却遮挡不住他那天生的尊贵和霸气。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，沉香忽然发现在他淡漠的眼眸里，似乎藏着淡淡的哀伤和寂寞。

眉头微微皱起，胤祥冷冷地打量着这个擅闯禁地的不速之客。

荒草纷纷，早已经失去了生命的颜色。她瘦小细弱的身子孑然立在遍地枯黄中，就像是一朵在秋风中摇曳的雏菊。那无助胆怯的目光，来不及躲闪便直直地落入他的双眼，惊惊怯怯，令人望而生怜。

沉香猝不及防，与他漆黑的眸子直直对上。颤抖了一下终于回过神来，慌慌张张急忙跪下，还未来得及平静狂跳的心，少年冰冷的声音便已重重砸在耳畔：“擅闯禁地，该当何罪？”

旁边跪着的老太监被这句话彻底吓瘫，身体如筛糠般打着哆嗦，想要出言辩解却被那冰冷的目光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只知道一下接一下重重地磕着头。

沉香跪伏在地上，同样吓得手脚发软心如鹿撞。可是看着老太监佝偻的身子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鼓足勇气开了口：“因为奴婢耳坠遗失，所以一路寻来，误闯了禁地。此事都是奴婢的错，与这位公公无关，请十三阿哥饶了他，奴婢愿意承担所有责罚。”说着张开了紧握的手，露出掌心那颗小小的翡翠珠子。

听到这个解释，胤祥面无表情，一步步缓缓走了过来，忽然弯腰从沉香手中将翡翠珠拿起冷笑道：“你不顾规矩四处乱闯，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破玩意儿？纵然丢了，也不可惜。”

说完手已经扬起，作势要将珠子远远抛开。

“不要！”沉香心急，顾不得规矩礼法，猛地起身抓住了胤祥的胳膊急切道：“在十三阿哥眼里，这不过是一颗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。可是当额娘将它亲手戴在奴婢耳边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奴婢最珍贵的东西。求十三阿哥开恩，将它还给奴婢！”

没想到沉香会有如此举动，本就吓得面无血色的老太监险些昏厥过去。胤祥同样一愣，低头看向这个几乎扑在他怀里，正抓着他的衣袖踮着脚尖想要夺回翡翠珠的娇小人儿。

除了额娘之外，她是第一个如此接近他的女人。看着她清澈明润的



眼睛，还有那因为焦急而涨红的脸颊，胤祥黑眸忽地眯起，心中被冷漠尘封多年的某个角落忽然悸动了一下。

额娘……

“若再不放手，我就真的丢了它。”静默了半晌，胤祥终于开口打破了沉寂。此言一出，最是善于察言观色的老太监眼皮抽动，用余光偷偷瞥向胤祥。

他是不是听错了？这位素来淡漠疏离的十三阿哥，竟然会和一个小宫女啰唆！

“别……别丢，奴婢这就放手。”唯恐胤祥反悔，沉香急忙松了手重新跪在地上。两只眼睛却是眨也不眨，牢牢地盯他的手。

看着沉香小猫般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胤祥眼中闪过淡淡的笑意，只是一瞬，便又消失在眸底的冰冷中。将耳坠抛到她的面前，转身向着殿门走去。走了两步又忽然停住，伸手接下斗篷向后掷了过来。

“赏你的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”

沉香刚刚手忙脚乱地捡起耳坠，就被胤祥抛来的斗篷罩了个严实。柔软的布料和舒爽的味道，立刻温暖了她冰冷的身子。当回过神来想要谢恩的时候，他挺拔的背影已经消失在慢慢闭合的殿门后面，在他的头顶，一只巨大的黄金鸟笼若隐若现……

撑着发软的腿脚从地上爬起，老太监不敢再耽搁，伸手拉住沉香转头就走。或许是因为胤祥的缘故，老太监并未继续责罚沉香，只是将她带到了宫女的住所之后便匆匆离去。

长长的通铺房内，小宫女们站成一排正在接受管事姑姑的训话：“该说的都已经跟你们说了，谁要是坏了规矩，可有你们受的……”

沉香低垂着头，不敢去看管事姑姑的脸。直到她出门之后，这才悄悄松了口气。将带来的小小包袱放在床上打开，香甜的气味立刻弥漫开来。

几个老宫女相视一眼，立刻围了上来：“新来的怎么不知道规矩，有好吃的也不交出来跟大家分享？”

“是呀，快拿出来！”

沉香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，瑟缩了一下将包袱裹起抱在怀里。

“这，这是我额娘给我的……”

“到了这里就是大家的，抢——”旁边一个圆脸宫女懒得和沉香废话，直接伸手去抢包袱。另外几个人也不甘示弱，七手八脚开始撕扯。一不留神，包袱被拽得敞开，精致的小点心骨碌碌滚了一地。

抬脚踢开一块滚到鞋面的核桃酪，圆脸宫女满脸怒气扯住了沉香的衣服咬着牙道：“好哇，你敢反抗，姐妹们，给她点教训，让她下回记得些——”

另外几个新来的小宫女见状，低着头悄悄溜了出去。

“不要，不要打我，不要——”孤立无援的沉香被推倒在地上缩成一团，怀里还抱着那被撕成了碎片的包裹，身上各处传来剧痛，眼前直闪着众多面目可憎的脸孔。

这些宫女比沉香年长几岁，无论是身高还是力气都大出一截。此时一拥而上，打得沉香连自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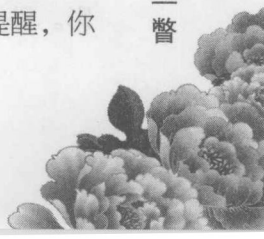
“仔细点儿，别打到了她的脸，主子看到不好。”圆脸宫女显然是做多了这样的事情，一边拳打脚踢一边不忘提醒同伴。其他几个宫女答应一声，正要动手的时候，忽然身子僵住，眼睛直勾勾看着圆脸宫女的身后。

“……鬼，鬼啊！”

圆脸宫女不明所以，顺着她们的视线转头看去，只见窗外青绿色的鬼火闪烁，一个鲜血淋漓无头鬼影摇摆着越来越近，声音缥缈阴森：

“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——”

“敏妃娘娘来了！”一个吓呆了的宫女挤出一声尖叫，眼看着那鬼影就要飘进窗户，慌不择路夺门而出。剩下的几个人被这一声提醒，你



推我搡跟在后面跑了出去。

偌大的通铺房只有一盏昏黄的烛火，影影绰绰间更添恐怖。沉香蜷缩在角落里，眼睁睁看着那个鬼影从门口晃了进来，想要跑却没有力气，只好紧紧闭着眼睛不去看它。

“别怕，没事了。”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沉香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，只见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宫女，手里拎着一盏包了蓝布的油灯正朝着她微笑。地上丢着一块白布，上面红色斑斑驳驳。

“嘻嘻，这个是朱砂。怎么样，我刚才装鬼像吗？”小宫女上前一步将沉香拉起，一边帮她拍着身上的尘土一边笑道：“她们欺负你啦？不用怕，这些人都是欺软怕硬，以后她们要是再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，我吓死她们。我叫琉璃，在乾西四所当差，你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在乾西四所，我叫沉香。刚才的事，谢谢你……”被琉璃开朗的笑容感染，沉香也回了一个感激的微笑。话未说完便被琉璃拉住了双手。“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在这宫里没有什么朋友，以后我们做朋友好不好？”

沉香轻轻点了点头，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就被琉璃掩住了嘴：“沉香你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”

沉香侧着耳朵听了片刻，有些不确定地反问道：“好像是……歌声？”

“我们去看看吧！”琉璃眼睛一亮。

“不好吧？”沉香有些犹豫。

“怕什么，有我呢！”琉璃不由分地说，拉着沉香向外跑去。

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，纷纷扬扬落了满地。夜色中，两个小小的人影穿过月洞门，沿着长廊奔跑着。

“看，就是那里！”琉璃眼尖，指着远处对沉香悄声说道。

顺着她指示的方向，沉香也看到了那个在风雪中且歌且舞的曼妙身影。虽然是这么寒冷的天气，她却只着了一件轻薄纱衣。白皙的肌肤在

薄纱掩映间若隐若现，好似天上的仙子误落凡间。

转纤腰，舒广袖，美人如画。沉香和琉璃躲在回廊中，早已经看得痴呆了。

琉璃得意地说道：“怎么样，好看吧？”

沉香犹疑地问：“可是，她在这里干什么？这么冷的天不怕冷吗？”

“咳……咳……”身后突然传来咳嗽的声音，一个人影从柱子后面闪了出来。二人吓了一跳，慌张跪下。琉璃反应极快，低着头解释道：“奴婢刚刚路过而已……”

“嗯，表现不错，暂且饶了你们这一回吧。”人影说着，踱到二人面前。看着跪着的沉香，憋着笑问道：“你是新来的吧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，我叫——”沉香正要回答，身边跪着的琉璃已经跳起身来，对着人影就是一脚。“死春寿，你吓死我了！”

沉香抬头看到站在面前刚刚伪装大人的一个小太监。

春寿一边嬉皮笑脸地躲避着琉璃的拳脚，一边将食指伸到唇边做了个手势。“嘘，别妨碍未来的娘娘跟皇上邂逅，不然小心她将来记恨你，把你拉出去砍了。”

琉璃伸出的拳头停在了半空，不解地瞪着春寿问道：“未来的娘娘？”

“对呀。”春寿点点头，“我师傅把皇上的行踪卖给了她，她就在这里跳舞等皇上来。要是皇上看中了她，她不就是娘娘了？”

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，沉香也好奇地看着春寿：“要是看中了呢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，反正都是各人的造化。”春寿故作老成地摇头晃脑。

沉香没有再问，转身趴在栏杆上继续看那美人轻舞。长长的飘带缠绵绵绵在雪中流淌，美人的脸上满是希望……

突然，远处传来宵禁的铃声。

“不好，走！”琉璃轻呼一声，拉起沉香就跑。

沉香仓促地跟着：“喂，喂，你跑什么呀？”

琉璃急促地回道：“宵禁时间到了，万一赶不回去，会挨板子的。”

“啊？”

春寿追在后面，不甘心地低声嚷道：“啊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呢！”

顾不上回答春寿的话，沉香被琉璃拉着一路疾奔。好不容易到了门口，迎面却看到老太监眯着眼睛哼着京戏慢悠悠地向她们走来。眼看着已经无路可逃，忽然一声惨叫响起。

老太监吓了一跳，回头看到春寿捂着肚子倒在地上打滚：“哎哟，肚子痛，好痛啊——”

老太监气得上前踢了春寿一脚：“小王八羔子，你……你要吓死我呀？”

在他扭头骂春寿之际，琉璃趁机拉着沉香从他右侧溜了进去。门缝中，沉香看到春寿可爱的鬼脸。

沉香和琉璃刚刚钻进被窝，通铺房的门便被人重重推开。管事姑姑沉着脸走了进来，后面跟着圆脸宫女。

视线扫过通铺房，管事姑姑不悦地开口：“这不都在吗？哪有不守规矩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看着突然出现的沉香和琉璃，圆脸宫女嗫嚅着说不出话来。

看着圆脸宫女这个样子，管事姑姑脸色更加难看：“喜荣，我告诉你，宫里最重要的是和睦相处，要是整天说长道短地诬陷别人，小心哪天害人终害己，连命都没有了……”

喜荣不敢顶撞，咬住嘴唇低下了头听着她的训斥。

夜深，通铺房中只有深深的呼吸声。沉香偷偷地将头探出被窝

看向窗外飞舞的雪花，回想着这一天的遭遇，带着笑意沉沉睡去。

翌日，天色微明之时，沉香等人被唤起，向着御膳房走去。路过昨夜的花园处时，沉香蓦地瞪大了双眼。

昨夜那个载歌载舞的美人，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座冰雕。旁边几个太监将她抬起，准备搬运离开。

管事姑姑冷笑一声，教育着身后跟随的小宫女们：“每年都有几个坏规矩的，这就是下场，好了，别看了，赶紧去干活儿去吧。”

忽然，搬运的太监脚一滑，美人从桥上摔了下去，顷刻间四分五裂。

惊吓中的沉香还没有缓过神来，旁边已经路过了几个老宫女。其中一个眼角扫过满地冰屑，轻笑着道：“跳舞能把自己跳成冰碴子，这事儿说出去都笑死人。”

“皇上没盼来，盼来了‘那一位’，两桶水浇下去又罚站了一晚，就变成了这副德行。麻雀妄想变凤凰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斤两。”另一个宫女轻嗤一声，压低了声音冷笑道。几人说着渐行渐远，很快便不见了踪影。

枝头上飞起一只乌鸦，几片积雪从树梢抖落，掉在沉香的脖颈，让她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。

“快点走，发什么呆？”姑姑走了几步之后，回头见沉香还站在原地发呆，立刻冷了脸，恶狠狠地训斥道：“宫里的这种事情多了去了，以后有你看够的时候。不长点脑子的话，下一个说不定就是你！”

沉香被骂得不敢作声，低了头一路小跑追了上去。姑姑白了她一眼，冷哼一声带着队伍继续向前走去。琉璃悄悄挪了过来，见沉香垂头丧气的样子，便拉着她的手在耳边悄声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，别理她。不就是说你几句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就当是一只乌鸦在你脑袋上‘呱呱’了几声，飞走了也就忘了。”

说完还眨了眨眼睛，向着姑姑的背影做了个鬼脸。

